

「帝國主義」考源

陳力衛*

摘要

「帝國」一詞雖然早就用於中文古典，但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卻在日本首先用於對譯荷蘭語“Keizerdom”，然後又在麥都思出版的《英和·和英語彙》（1830）裡用來對譯英文“Empire”，遂被英和辭典所繼承。而十九世紀英華字典裡卻沒有這一對譯。「帝國主義」這一組合亦首先出現在1898年的日文文脈中，隨後，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1898-1901）馬上將之加以翻譯介紹，其本人亦對此展開綜述並抱有一定的幻想。但隨著「帝國主義」擴張本質的顯露，批判也隨之展開，革命派的章炳麟聯合弱小民族的代表猛烈抨擊之。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最終則將之定位於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並揭露出其侵略的本質。可以說此一概念的形成和傳播構成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最大的時代特徵。

關鍵詞：帝國、梁啟超、《清議報》、章炳麟、列寧

* 作者現任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An Etymologist of “Imperialism”

Chen Li-wei

Abstract

“Diguó (帝國)”—although the term has been used for long time in classical Chinese, it was Japan that first translated this word in Dutch—“Keizerdom” 18th to 19th century, also used as a translation to “Empire” on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published in 1830.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we cannot find any translation for this word o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19th century.

“Diguó Zhuyi (帝國主義),” the combination of “imperial” and “ism”, first appeared in 1898 in Japanese contex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found in the journal, *The China Discussion* (1898-1901), which was published by Liang Qi-Chao in Yokohama. Later on, he began using this word, also introduced the idea in Chinese, with his positive belief that it might be essential for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as the nature of “Imperialism”—expansion and invasion is revealed, numerous critiques appeared. Among those, revolutionaries, Zhang Binglin was powerful enough to include a lesser power/race to strongly push the criticism ahead. In addition, in Lenin’s imperialism theory, he positioned “Imperialism” to the ultimate stage of capitalism, and revealed its nature, invas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oncept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mperialism”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Empire, Liang Qichao, *The China Discussion*, Zhang Binglin, Nikolay Lenin

「帝國主義」考源

陳 力 衛

一、「帝國」與“Empire”的接軌

這個詞要先從「帝國」二字說起。顧名思義，在中文古典裡它就是帝王控制的國家，隋代的《文中子·問易》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¹ 由此可知其與「王國」、「皇國」有別，阮逸注之爲「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即以德治國者是也。後來宋代的周邦彥（1056-1121）〈看花回〉詞裡又有「雲飛帝國，人在雲邊心暗折。」² 之句，此帝國則是轉指京都之意。如此看來，中國古典中的「帝國」尚不是一個結合緊密的複合詞，意義也和現在不同。

「帝國」一詞與西方概念的接軌最早出現在日文材料裡。隨著《文中子》在江戶時代元祿八年（1695）由深田厚齋（1714-1784）施加訓點出版了和刻本後，寬政元年（1789）日人朽木昌綱（1750-1802）的《泰西輿地圖說》³ 裡便使用了「帝國」，是譯自荷蘭語的“Keizerdom”，十九世紀初爲學習翻譯荷蘭語而編的蘭日對譯辭典

¹ 王通：《文中子中說·問易》，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初編·子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1922年），卷5，頁21。

² 周邦彥：〈看花回〉，轉引自《漢語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89年），卷3，頁712。

³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收於《蘭學資料叢書》（七）（東京：青史社，1982年）。

《譯鍵》(1810)裡就收有與「帝國」的對譯：

Keizerdom 王民、帝國、王威⁴

隨後，我們能看到的對譯材料是來華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荷屬巴達維亞出版的《英和·和英語彙》(*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30)，其中英和部分將英文「Empire」直接對譯為日語的「帝國」並附讀音及片假名，如：

Empire Te-i Kokf^o テイコク 帝國

在該辭典的和英部分，剛好將上述排序顛倒過來重排一次。麥都思並未去過日本，他的日語知識有可能是從荷蘭人那裡得知的，當然他也接觸照顧過日本的漂流民，考慮到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等人從日本漂流民那裡得到過具有相當深度的知識，也不排除這一可能性。二十多年過後，這本辭典才被日本人村上英俊(1811-1890)翻刻為《英語箋》(1857-1863)，後又為第一本日本人自己編的英和辭典《英和對譯袖珍辭書》(1862)所繼承，故「Empire=帝國」的對譯得以流傳至今。

反觀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英華字典，其中均不見採用「帝國」一詞，如：最早的馬禮遜(R. Morrison, 1782-1834)的《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6卷(1822)將“Empire”直接譯作「大清國」；而十九世紀影響最為深廣的羅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的《英華字典》(1866-1869)，則是將“Empire”譯為「皇之國」的。

在日本早期的材料裡，如：堤殼士志(生卒年不詳)根據丁韞良(W.A.P. Martin, 1827-1916)的漢譯本翻譯成日語的《萬國公法譯

⁴ 藤林普山編：《譯鍵》，《蘭學資料叢書》(五)(東京：青史社，1981年)。

義》，對「摩納哥」所加的注解裡用了這個詞：

摩納哥 帝國ニ非ズ。其國ノ位公候ニテ、大名ノ位也。⁵

即認為摩納哥不是帝國，其國的地位為公侯，相當於日本的大名。這段解釋中文原文《萬國公法》裡當然沒有。

明治初期，日本的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在他著名的《文明論之概略》（1875）中也用過這個詞，云：「羅馬の帝國滅亡したりと雖ども在昔數百年の間この國を呼て帝國と稱し（羅馬帝國雖已滅亡，可往昔數百年都稱之為帝國）」。⁶ 可見該詞在日本作為近代意義（由帝王控制，實行君主制的國家）的使用要早於中國。到了明治中期，隨著國家主義的抬頭，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君主立憲制，日本正式在明治憲法裡自稱為「大日本帝國」（1889）。在這前後，諸如「帝國大學」、「帝國劇場」、「帝國學士院」、「帝國博物館」、「帝國飯店」等冠以「帝國」二字的學校和公司名如雨後春筍般湧出。

清末也有國人把清朝稱作大清帝國，南社會員譚作民（生卒年不詳）的〈丁未黃海舟中感賦〉（1907）曰：「皇輿有界捐禪海，帝國無人失霸才」⁷是指「大清國」本身的。從時代上講，「帝國」一詞早已傳入中國，如黃遵憲（1848-1905）《日本雜事詩》（1879）就有「內稱曰天皇，外稱曰帝國」的記載，故該指稱亦可能是受日語影響下的說法，當然，前面提到的馬禮遜英華字典的對譯，即外國人對清朝的定位也是引發「帝國」出籠的重要因素。

⁵ 堤穀士志：《萬國公法釋義》（出版地不詳：御書物製本所，1868年），卷1下，頁32。

⁶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卷4，頁151。

⁷ 譚作民：〈丁未黃海舟中感賦〉，轉引《漢語大辭典》，卷3，頁712。

二、「帝國主義」的緣起

「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本身是出自英文“Imperialism”的，查《牛津英語辭典》(OED)⁸知道該詞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1858年，這一概念本是基於1870年以後英國興起的政治用語，指針對自由主義而起的膨脹主義或殖民主義，在十九世紀末期它成了歐美各國崛起的主要方向。

我們知道日語裡“-ism”與「主義」的對譯早已出現在明治十四年《哲學字彙》(1881)或之前的更早時期，⁹既然已有了帝國這一概念，加上“-ism”的「主義」本會自然成詞的，但在日本早期的英和辭典，如：明治六年的《附音插圖英和字彙》(1873)裡“Imperialism”只是譯成了「帝位」，其後的增補訂正版一直到明治二十年(1887)仍然是維持原譯。雖然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一、二月的《教育時論》上就登有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教育と宗教の衝突〉一文，其中出現了「彼等も亦多少羅馬帝國の主義に同化したるならん(他們也或多或少與羅馬帝國的主義相同化了)」的字眼，¹⁰但這尚不是一個固定完整的說法。因日本自稱帝國，與主義結合似乎易產生歧義，早期多是以「殖民地」等概念來描述歐美的擴張行徑。“Imperialism”與「帝國主義」的掛勾多在1898年左右，如：高山樗牛(1871-1902)寫於1898年9月的〈殖民地と歴史の教訓〉一文中，最先使用了這一概念的音譯詞“イムビリアリズム”：

米國は遂に全菲律賓の佔有を斷行すべしと傳へらる。『イムビリアリズム』は遂に西班牙に勝ちたる米國を征服せり。¹¹

⁸ 《牛津英語辭典》電子版，網址：<http://www.oed.com/>，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0日。

⁹ 明治十年已出現在報紙上，參見陳力衛：〈「主義」概念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泛化〉，《學術月刊》2012年第9期，頁144-154。

¹⁰ 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¹¹ 高山樗牛：〈殖民地と歴史の教訓〉，《時代管見》(東京：博文館，1899

(試譯：據傳美國最終要全面佔領菲律賓。「帝國主義」終於征服了戰勝西班牙的美國。)

然後在其寫於1898年底的〈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我們才能看到打引號的「帝國主義」一詞出現：

二個の事實とは何ぞや，極東問題の解釋は其一也，北米合眾國『帝國主義』は其二也。¹²

(試譯：這兩個事實是什麼，遠東問題的解釋為其一，北美合眾國『帝國主義』為其二。)

前者是針對列強侵噬中國而言：當年3月德國租借膠州灣、俄國租借旅順、大連並獲得南滿鐵道敷設權。繼而又有英國租借九龍和威海衛；後者則指美國欲佔菲律賓一事。高山樗牛認為帝國主義成了風靡天下的大勢，「人類歷史上最為慘憺的一幕即將由此拉開」。¹³ 而翌年德富猪一郎（號蘇峰，1863-1957）著《社會と人物》¹⁴ 中便專設一節「帝國主義の眞義」，其中就已闡明「帝國主義」概念創於英國，後經美國傳入日本，目前正在成為政界的熱門熟語等，並對之多持褒義加以介紹。但「帝國主義」直接與英文的對譯在辭典裡則出現得更晚。¹⁵

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一月十七日的《萬朝報》曾登載〈帝國主義を排す〉（排斥帝國主義）一文，其劈頭便說：

英國の總選舉に於いて、いわゆる帝國主義は勝利を獲たり、

年)，頁208。

¹² 高山樗牛：〈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時代管見》，頁220-226。

¹³ 高山樗牛：〈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時代管見》，頁220-226。

¹⁴ 參見德富猪一郎：《社會と人物》（東京：民友社，1899年）。

¹⁵ 如在Ernest Mason Satow、Isibashi Masakata編的*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of the Spoken Language*（東京：集英社，1904年）裡可見「Imperialism 帝國主義」的直接對譯。

米國の大統領選舉に於いて、またいわゆる帝國主義は勝利を獲たり、故に萬人皆曰く、帝國主義は世界の大勢なり、これに順う者は榮え、これに逆らうもの亡ぶ、我が國民またこれを以ってその主義、目的とせざるべからずと。帝國主義とは、そもそも何事を意味するか。

(試譯：英國の大選，所謂帝國主義獲得了勝利；美國の大選也是帝國主義取得了勝利。故萬人皆曰：帝國主義是世界之大勢，順之者榮，逆之者亡，我國民也不得不將此作為主義與目的。可帝國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由此可見當時的歐美世界的主流正是帝國主義的興盛期，在日本現有的材料裡，「帝國主義」出現得最為頻繁的是1901年。既有幸德秋水（1871-1911）著《帝國主義》¹⁶的出版（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又有浮田和民（1859-1946）著的《帝國主義と教育》¹⁷（明治三十四年九月）的問世，後者明確在第一章提出「日本的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同年的綜合雜誌《太陽》的使用也多達71例。年底還出版有高田早苗（1860-1938）翻譯的《帝國主義論》¹⁸（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著名的民權活動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一年有半》（1901）中，也多見此詞的使用：

民權是れ至理也、自由平等是れ大義也、此等理義に反する者は竟に之れが罰を受けざる能はず、百の帝國主義有りと難も此理義を減没することは終に得可らず。¹⁹

(試譯：民權為至理也，自由平等乃大義也。反對此等理義者

¹⁶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東京：警醒社，1901年）。

¹⁷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年）。

¹⁸ 高田早苗譯：《帝國主義論》（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1年）。

¹⁹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頁56。

竟能不受其懲罰，縱有上百個帝國主義也難以泯滅此理義。）

到了二十世紀初，德谷豐之助（生卒年不詳）、松尾勇四郎（生卒年不詳）編的《普通術語辭彙》²⁰裡更為詳細地解釋此概念為：

帝國主義とは、政治的意義の語にして、一言以て謂へば、帝國の擴張を以て社會生存の最高善又は最良策となすものを謂ふ、故に如何なる理想如何なる主義を有するに關わらず、帝國主義とは、自己の勢力を用ゐる機會の許す限り、世界の表面に於て可成的多くの領土を割取し、又は割取するに至らざる迄も、其の勢力範圍を扶植するを以て主義となすものと謂つて可なり。

（試譯：所謂帝國主義，從政治層面來說，就是以帝國的擴張作為社會生存的最高手段。所以，不管其有什麼理想什麼主義，只要有機會可以利用自己的勢力，帝國主義就是儘可能地在世界上瓜分更多的領土，即便做不到這一步，也是以扶植其勢力範圍為主義的。）

三、中文語境的早期使用

由梁啟超（1873-1929）主筆、在日本發行的《清議報》（1898-1901）反映出國人對各種主義的初期認識，亦可看出中文早期從日本引進的規模，我們如果按《清議報》出版年分為三期的話，「帝國主義」的出現次數最多，三年的遞增的幅度為6：11：111，其總數幾乎佔了整個「-主義」的三分之一，完全印證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代特徵。而且從數字上可見1901年是這一概念最為

²⁰ 德谷豐之助、松尾勇四郎編：《普通術語辭彙》（東京：敬文社，1905年），頁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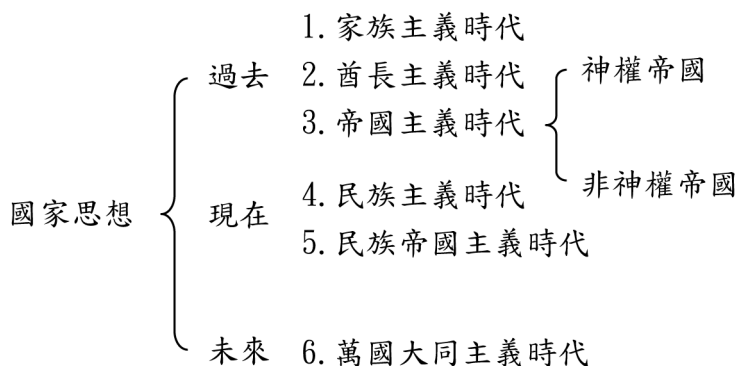
活躍的一年，與日語的使用高潮幾乎同步。比如：早在1898年的第1冊中還只有「整定官制爲主義」或第2冊的「利士佛在上海演說主義」這種「主義」的單獨用法，而第2冊便載有關於「帝國主義」的譯文〈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內有「舉用此議，使美英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²¹之例，但該文是收在〈東報譯編〉欄內的，由日本人片岡鶴雄（生卒年不詳）譯出，「新木愛羅主義」即現在的「新門羅主義」。因此，也可以將之視爲日文材料的漢譯，而並非中國人的直接使用。但從上一節日語中「帝國主義」一詞出現的年代我們知道《清議報》譯自日文的例子也是同步的。翌年（1899）的第13冊上開始出現有「其他或云帝國主義，或云侵略主義，或云平和主義。」等例，隨後在第17冊裡還對「帝國主義」釋義爲：「帝國主義者謂專以開疆拓土擴張己之國勢爲主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²²

這種詮釋中拿梁惠王作例子確實便於國人理解其概念，因爲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幫助自己重獲土地，重新獲得昔有的聲譽與威望，這種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在孟子眼中，這只是蠅頭小利，只是爲了梁惠王一個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當以「仁義」施於天下，將使天下皆幸矣。所以以此例釋「帝國主義」多少含有一定的批判意義。

《清議報》第90冊（1901）以後，圍繞著「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議論愈發增多，其中梁啓超對「帝國主義」的議論最多，而且是置於「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在他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對歐洲國家思想的「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做了以下圖示：

²¹ 《清議報》第2冊刊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相當於陽曆的12月23日。

²² 幕阿庫斯：〈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清議報》第17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一日）。



並說：「今日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²³ 且歐洲「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台也。」²⁴

梁啟超後來在〈新民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二節對民族帝國主義作如下解說：「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閭。」²⁵

特別是「時論譯錄」欄連載的譯自日本《國民新聞》的〈帝國主義〉長文足見當時對這一主義的關注幾乎與日本同步，我們從中也可看出日中之間的知識概念的轉移過程。因為，《國民新聞》上的日文原文是陽曆11月5號開始連載，至11月23號結束，共分為15次。而《清議報》將之分為4次連載。分別登在第97冊（5、6、7號3

²³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第95冊（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頁1。

²⁴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第95冊（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頁1。

²⁵ 承梁啟超之說，楊篤生就兩者的關係分析到：「而此帝國主義，實以民族主義為之根柢；故欲橫遏此帝國主義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義，築堅壩以捍之，則如泛桃梗於洪濤之上而已矣。」參見楊篤生：《新湖南》（東京：湖南編譯社，1903年）。

次)、98 冊 (9、10、12 號 3 次)、99 冊 (13、14、15、16 號 4 次)、100 冊 (17 號略去沒譯，登載了 19、21、22、23 號 4 次的譯文，但最後一天僅譯了最後一段，其餘都用「中略」來處理了)。我們知道第 97 冊是陰曆十月一日發行的，相當於陽曆的 11 月 11 日，也就是說從《國民新聞》的〈帝國主義〉開始見報的第 5、6、7 號的 3 次連載的最後一天距《清議報》第 97 冊的出版 (11 號) 只有短短的三天！真是爭分奪秒的同步刊出。第 98 冊發行於陰曆十月十一日 (陽曆 11 月 21 日)，〈帝國主義〉的連載尙未完，但時間上多少有了些富裕，所以翻譯得稍稍從容些。第 99 冊發行於陰曆十月二十一日 (陽曆 12 月 1 日)，連載已完。儘管如此，第 100 冊 (陰曆十一月二十一日) 裡還是刪去一整次的篇幅最後才將全文譯出刊發。

其後，在 1902 年 2 月至 4 月間連載於《新民叢報》第 2-5 號的〈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梁啟超反覆論及「帝國主義」，先究其由來：「英人自中古以來，與羅馬帝政不相容，去而自立，實為民族國家發生之嚆矢。故其民族帝國主義亦著先鞭，得善處屬地之法，遂能控馭全球」，²⁶ 然後對各國的帝國主義加以分析後，又說：「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豔羨之」。²⁷ 這種議論剛好和 1899 年前後的日本情形相一致，其中亦能看出日人德富豬一郎文章影響的痕跡，加之其維持帝制的態度 (湊巧 “Imperialism” 的早期譯詞是「帝位」)，所以對「帝國主義」獨有鍾情。

就帝國主義在當時的流行，梁啟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斯密亞丹學說〉(1902) 亦云：「況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為後楯，以出而競於世界。」²⁸ 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

²⁶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2 號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頁 31。

²⁷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4 號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頁 29。

²⁸ 梁啟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斯密亞丹學說〉，《飲冰室文集類編》

勢》第三節也說：「帝國主義，既盛行於列國，凡政治家所經營，士大夫所議論，皆無不奉之爲標表」，²⁹可見多是呈歡迎之態。

1903年汪榮寶（1878-1933）等編寫的《新爾雅·釋群》裡將之釋爲：「以一群爲主，而眾群從屬其下者，謂之帝國主義」，³⁰由此可見，帝國主義這一概念經日本流入中國，基本上是日本意義的一種轉譯，當時人們對之尚存善意，認可這一主義。

四、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所著的《帝國主義》（1901）就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及其侵略所寫的檄文，翌年1902年就由趙必振（1873-1956）譯成中文出版，成爲影響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著作之一。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章太炎（1869-1936）在日本主持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用筆和舌同以康有爲（1858-1927）、梁啟超爲首的改良派進行鬥爭，1907年4月，他與印度愛國志士鉢邏罕（生卒年不詳）、保什（生卒年不詳）等倡導在日本發起成立「亞洲和親會」，這是流亡在日本的亞洲各被壓迫民族的愛國志士們的第一個反帝聯合組織，其〈亞洲和親會約章〉裡鮮明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且當作未來運動的宗旨：

僕等鑑是則建亞洲和親會，以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異種，森然自舉，東南群輔，勢若束蘆，集庶姓之宗盟，修闕絕之舊好，用振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爲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僞道德。³¹

（下）（東京：下河邊半五郎編輯發行，1904年），頁244。

²⁹ 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1號（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頁57。

³⁰ 汪榮寶等編：《新爾雅·釋群》（上海：明權社，1903年），頁70。

³¹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收於朱維錚、姜義華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29。

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在逐步加深，並開始批判地看這一主義，章太炎在〈送印度鉢邏罕、保什二君序〉中的「使帝國主義者之群盜，厚自慙悔」³²則直稱之為「群盜」。又在〈駁神我憲政說〉（1908）中說：「今假眾樂之言，以文飾其帝國主義，是猶借兼士之名，以文飾其兼併主義，墨孟有知，必縈以朱絲，攻以雷鼓無疑也」，³³這更是明確揭示出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兼併主義。

這種認識雖然在第一本近代辭典《辭源》中也有反映，但明顯批判不足：

以進取兼併政策立國也。國力所及，務乘機擴張領土及權利範圍為目的，如美國世守蒙祿主義，不問本洲以外事，近頗改用帝國主義，漸伸勢力於境外是也。³⁴

1917年以後，列寧（1870-1924）在其《論帝國主義》中將帝國主義用來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達到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才使這一批判成為定論。³⁵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是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將帝國主義視為壓在中國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1924年1月23日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稱：「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餽餘，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於憔悴。」³⁶所以，打倒帝國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進入30年代的《辭海》初版對「帝國主義」

³² 章太炎：〈送印度鉢邏罕、保什二君序〉，原載《民報》第13期，收於《太炎文錄》（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別錄卷2。

³³ 章太炎：〈駁神我憲政說〉，原載《民報》第21號（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十日），本文據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407。

³⁴ 陸爾奎等編：《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頁513。

³⁵ 列寧《論帝國主義》原文發表於1916年，本文所參照為中文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³⁶ 孫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於人民出版社編：《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下卷，頁520-531。

的解釋恰好反映了這一變化：

(Imperialism) 原詞由拉丁語“imperium”一字變化而來，指羅馬帝國之統治及其武力政策。後引伸為擴張殖民地運動。今則凡以武力經濟力侵略異國，壓迫弱小民族乘機擴張領土或勢力範圍者，不論其國體若何，均稱帝國主義。馬克思派學者謂此為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結果。³⁷

儘管如此，在後來的《辭海》修訂版³⁸中對該條還是做了很大改動，幾乎全面採用了列寧的觀點來重新詮釋近代的歷史趨勢。以至於連我們現在手頭上的《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也是：

【帝國主義】

(1) 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它的基本特徵是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形成金融寡頭的統治。對內殘酷壓榨勞動人民，對外推行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政策。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

(2) 指帝國主義國家。

本來這一概念是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但到了七十年代，當我們批判蘇聯的霸權主義時，也將之劃為帝國主義，美名其曰為「社會帝國主義」，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而實際上的帝國主義，也就是由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所以，這頂帽子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只要有稱霸的可能性。³⁹

³⁷ 舒新城主編：《辭海》（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475。

³⁸ 夏征農主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頁353。

³⁹ 呂叔湘、丁聲樹主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30。

五、小結

「帝國」一詞雖然早見於隋代的文獻中，但尚未固定成詞，在其後的中文語境裡使用頻率亦極低。反倒是日本通過吸收漢文而獲得該詞，並在十八世紀末將之對譯於荷蘭語的概念，這一對譯也反映到十九世紀的英和辭典中，加固了「Empire= 帝國」的概念形成並使之廣為流傳。

「帝國主義」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一個世界性趨勢和潮流，在當時的歐美列強國家盛行，日本也不甘落後，在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君主立憲制後，1889年便自稱「大日本帝國」，逐步奉行帝國主義路線。十九世紀末，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知識分子一方面通過媒體譯介了源自日本的帝國主義概念並對之保有一定的幻想，認為這正是當時世界的主要潮流之一，中國應該趕上這班車。而現實是嚴酷的，帝國主義擴張的本性必然要侵害到中國的利益。相對而言，以章炳麟為首的革命派，受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的影響，對其本質認識得較早，二十世紀初就在日本聚合被壓迫民族的代表，高舉起反抗帝國主義的旗幟。

1917年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將之判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並認為由此會引發出侵略戰爭。後來的歷史發展也多印證了這一點。中國革命的現實也正是從要求推翻帝國主義出發，即徹底清算其在中國的各種壟斷和特權以達到完全的獨立自主。

從譯詞的創制來看，「帝國」或「主義」都是日本人用中文的古典詞來對譯西方的近代概念，並使之流通。而中文則通過翻譯日文幾乎同步地直接採納了這一譯法。這種拿來主義為其概念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普及提供了便利，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才得以及時應對當時洶湧來襲的各種思潮和主義，與世界局勢接軌。

（責任編輯：夏慧馨、莊勝涵）

徵引書目

- Ernest Mason Satow、Isibashi Masakata 編：*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of the Spoken Language*，東京：集英社，1904年。
- 王通：《文中子中說·問易》，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初編·子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1922年。
- 列寧：《論帝國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 朽木昌剛：《泰西輿地圖說》，收於《蘭學資料叢書》（七），東京：青史社，1982年。
-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 呂叔湘、丁聲樹主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汪榮寶等編：《新爾雅·釋群》，上海：明權社，1903年。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年。
-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東京：警醒社，1901年。
- 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1號，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 夏征農主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
- 孫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於人民出版社編：《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年。
- 高山樗牛：《時代管見》，東京：博文館，1899年。
- 高田早苗譯：《帝國主義論》，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1年。
- 梁啓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斯密亞丹學說〉，收於《飲冰室文集類編》（下），東京：下河邊半五郎編輯發行，1904年。
- 梁啓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第95冊，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 梁啓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2、4號，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收於朱維錚、姜義華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章太炎：〈送印度鉢邏罕、保什二君序〉，原載《民報》第13期，收於《太炎文錄》，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 章太炎：〈駁神我憲政說〉（1908年），原載《民報》第21期（六月十日），本文據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陳力衛：〈「主義」概念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泛化〉，《學術月刊》2012年第9期，頁144-154。
- 陸爾奎等編：《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
- 堤殼士志：《萬國公法釋義》，出版地不詳：御書物製本所，1868年。
- 舒新城主編：《辭海》，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幕阿庫斯：〈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清議報》第17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一日。
- 德富猪一郎：《社會と人物》，東京：民友社，1899年。
-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 德谷豐之助、松尾勇四郎編：《普通術語辭彙》，東京：敬文社，1905年。
- 藤林普山編：《譯鍵》，《蘭學資料叢書》（五），東京：青史社，1981年。
- 《牛津英語辭典》電子版，網址：<http://www.oed.com/>，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0日。